

从22岁到30岁,我最好的8年青春,基本上都耗在了往返徐州与北京的火车上——就为等陈凡博士毕业,风风光光地迎娶我。谁知今年元旦,他从北京回来,浑身裹着寒气,只丢给我5个字:“我们不合适。”我不甘心,追问真相,他却既不接电话,也不回消息。那股决绝劲儿,像冰锥一样扎得我心口发疼。家里人都劝我放手,可曾经一起在食堂啃过的馒头、在火车站月台掉过的眼泪和他郑重跟我说的“等我”……这些都真实存在过啊,哪能说忘就忘?

倾诉人:紫彦 年龄:30岁 性别:女 职业:小学教师 倾诉方式:微信 记录整理:媞文

等了他8年,他说“我们不合适”

我曾以为,爱能扛过所有困难

8年等待换来分手,我不甘心

2018年夏天,大学毕业典礼刚结束,初恋陈凡就攥着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找到我,郑重地对我说:“等我3年,研究生毕业就娶你。”我当时半点怀疑都没有,满心欢喜地信了。那会儿我已经通过徐州老家的教师招聘,马上就能稳定下来;而他家里条件不好,父母在山东济宁农村,连学费都要东拼西凑。

那天,我们在学校食堂点了一份番茄炒鸡蛋,就着两个白馒头,再配上免费的紫菜汤,草草对付了一顿。他把餐盘里的鸡蛋全夹给我,说:“以后赚钱了,咱们天天吃鸡蛋。”现在回头想,那时候的承诺多纯粹啊,就像食堂的白馒头,没什么花样,却实打实能让人心里踏实。

我回徐州当老师的第一年,工资刚刚糊口,却总忍不住想给他寄东西。他在电话里说北京冬天冷,我立刻跑到商场,给他挑了件厚实的羽绒服。怕他舍不得穿,还特意骗他:“这是单位发的福利,我穿不着。”后来他又说实验室的师兄都用最新的笔记本电脑,他的电脑太卡影响做课题,我咬咬牙,把爸妈准备给我买车的首付挪了1万元寄给他。还有他生日那次,我请了公休假,坐了好几个小时的火车去北京,挤在他的出租屋里,用小电锅给他煮了

碗长寿面。他边吃边哭,反复说:“委屈你了。”

那些年,我的日历基本是按假期划分的。寒假一到,我就往北京跑,挤在他那间狭小的出租屋里,帮他洗脏衣服,听他吐槽课题有多难、导师有多严;暑假他回山东济宁,我就跟着坐火车过去,帮他妈妈喂猪、去地里除草。他爸总跟邻居念叨:“小凡能找到紫彦,真是烧高香了。”那时候我真觉得,这些细碎的付出不算什么,慢慢攒着,总能铺成一条路,直通我们的婚礼。

变故发生在他研究生毕业那年。他跟我说想读博,还说导师夸他有天赋,读出来前途肯定更好。我当时愣了一下,第一反应就是问:“那我们结婚的事……”他赶紧握住我的手说:“再等几年,就几年,等我博士毕业,我们立马领证。到时候我去徐州找工作,或者你跟我到北京,都听你的。”我看着他眼里的光,就像看到了当年跟我发誓的少年,心一软,又一次点了头。现在才明白,有些承诺就像蒲公英,当时说得再坚定,风一吹就散了。我那时总觉得,爱能扛过距离、熬过清贫,也能等得起时间,却从没问过自己:这一路跑得太急,是不是早就忘了一开始是为了什么出发。

今年元旦前夕,陈凡突然回了徐州。他没提前跟我说,就直接在我学校门口等我。那天特别冷,他穿着我当年给他买的那件羽绒服,眼神却陌生的让我认不出来。

我们在学校旁边的咖啡馆坐了很久,他沉默半天才开口,说:“我们分手吧!”我握着杯子的手猛地一抖,问他:“为什么?”他低下头,不敢看我,说:“我们不合适。我读博读了这么久,前途还不确定,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。”

我当时忍不住提高了声音:“我想要的生活从来不是你飞黄腾达,是你回来娶我啊!”邻桌的人都扭头看我们,我也顾不上了。他又找了个借口:“我爸妈也不同意了,他们觉得你在徐州,我以后大概率留在北京,异地不是办法。”这话像一根针,一下刺破了我最后的幻想。他爸妈去年还拉着我的手说“就认你这个儿媳”,怎么突然就不同意了?

他走的时候,把一个存折放在桌上:“这里面有10万元,是我这几年攒的,还有你以前给我买东西的钱,都算在里面了。”我没接,就坐在那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咖啡馆门口,像看着自己这8年的青春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从那以后,我给他打电话永远是静音,发微信全是红色的感叹号——他把我拉黑了。

我不甘心,特意去了一趟济宁找他,可他爸妈说“小凡没回来”。我又托大学同学问他的情况,同学支支吾吾半天,才跟我说:“他好像跟一个北京本地的女生在一起了,听说那个女生家里能帮他留校。”家人和同事都劝我:“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。”可我心里的不甘却像野草一样,疯狂地往上长。

我总想起我们一起在食堂吃馒头时的纯真笑容,想起在他那间出租屋里给他煮长寿面的情景,想起他跟我说“等我”时眼里的光。那些画面太真实了,真实到让我觉得现在的一切都是一场梦,醒了就好了。前几天我整理旧物,翻出一沓火车票,全是往返徐州到北京或徐州

到山东济宁的。原来这8年,我一直都在路上,却从没等来想要的那个终点。

或许,有些等待就像冬天的雪,下的时候轰轰烈烈,看着格外热闹,可等天亮了、太阳一出来,就什么都留不下了。可我现在还站在原地,不知道该转身彻底离开,还是再傻等一场不可能到来的春天。

(文中人物均系化名)

他的课题延期了,我们的爱也冷了

陈凡读博的第三年,整个人渐渐变了。电话里的话越来越少,有时候我主动打过去,他说两句就挂,理由永远是“在忙课题”;我给他寄东西,以前他都会立马回消息说“收到了,很喜欢”,后来就只剩偶尔一句“不用总寄,我不缺”,语气冷淡得像结了冰。

我心里其实特别慌,却又不该多问。我的教师工作,虽稳定却也单调,每天对着一群孩子讲课本里的大道理,可自己的感情问题,却像一道解不出的难题。同事们看我一直单身,总想给我介绍对象,我都笑着拒绝,还跟人家说“我男朋友在读博,很优秀的”。说这话时,我腰杆挺得笔直,心里却像揣了块石头,沉甸甸的没有底。

去年春天,他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,声音沙哑得厉害,说他的课题可能又要延期了。我握着电话,听他在那头不停地叹气,说实验数据出了问题、导师催得紧、同门都开始找工作了,就他还在实验室里耗着。我急得一晚上没睡着,第二天一早就给他转了两万元,跟他说:“别着急,钱不够我再想办法。”可他没接这笔钱,只回了两个字:“谢谢。”

你知道那种感觉吗?这是他第一次跟我说“谢谢”,而不是以前的“委屈你了”。这两个字像一根冰针,扎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。就像有一道无形的墙,把我死死挡在他的世界外面。去年暑假,我没提前跟他说就去了北京,想给他一个惊喜。结果刚到他学校门

口,就看到了刺眼的一幕:一个穿白裙子的女生帮他拿着包,两人并肩走着,女生笑的时候,他还伸手揉了揉她的头。那个动作自然得不像话,好像排练过千百遍,比我们这么多年牵手的次数都多。

我当时躲在树后面,手脚都凉透了。我一直跟着他们,等陈凡有事离开后,我鼓起勇气拦住那个女生,故作平静地问:“你是陈凡的师妹吗?”女生愣了一下,说:“我是他朋友,你是谁?”我的声音控制不住地发抖:“我是他未婚妻。”女生的表情从惊讶慢慢变成同情,跟我说:“他说他跟你早就分了……还说你在徐州有稳定工作,不会跟他来北京受苦。”

那天我没去找陈凡,直接买了回程的火车票。火车开动时,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,就像我这几年的回忆,快得抓都抓不住。我给陈凡发消息问:“那个女生是谁?”他回得很快:“你别多想,就是师妹,帮我拿点东西而已。”我盯着手机屏幕,突然觉得特别累,累到不想争,也不想再问了。原来他的课题延期了,我们的爱也跟着拖成了拉锯战——只不过我一直在拼命往前拽,他却在悄悄往后退,早就不想坚持了。

